

寫出自己個性化風格

愉韻度曲

書法如何方能寫出自己個性化風格，恐怕首先要明白何謂風格。很多人誤以為風格就是刻意寫得奇怪詭異，與眾不同。以為擺脫帖學、脫離法度，便是自我個性，其實這是對書法風格很大的誤解。

所謂書法風格，並非主觀強求出來的面目，而是書家學識、性情、閱歷、審美，透過筆墨自然流露的整體氣象。它包含用筆的剛柔緩急、結字的欹正疏密、用墨的枯潤濃淡、章法的開合聚散，是技法修養與精神內涵融為一體之後，呈現出來的獨特面貌。風格不是硬造出來的標籤，而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風格建立，第一步必先入古。沒有傳統法度作根基的個性，只會流於野俗。學書由臨帖入手，研習歷代名家，揣摩古人用筆使轉、結構布白，把筆法、字法爛熟於胸。臨摹真在得其神理，不徒求外形逼肖。博覽諸家，廣取所長，不囿於一家一帖，眼界打開，方能辨雅俗、知高下。

個性風格亦絕非刻意求異，為求與人不同而故作扭曲、狂怪逞奇，是捨本逐末。真正的風格，是內在修養向外的自然投射。讀書養氣，廣涉文史，

提升胸次，字外功夫尤為要緊。學養深厚，則筆墨自有文氣。胸襟廣闊，則章法自有格局。技是骨架，學養是靈魂。技可勤習而得，氣韻卻由內心滋養。

因此我教學生學書，必勸其兼習哲學。書法看似揮毫潑墨、點畫橫斜，內裏盡是哲學的辯證之道，處處體現矛盾與對立統一的大道。

快與慢、提與按、輕與重、枯與潤、疏與密、欹與正、剛與柔、虛與實，皆是書法之中相對相生、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一味求快則浮滑，一味求慢則拘滯；只重剛猛則燥露，只守柔媚則無骨；通篇太密則窒息，滿紙太疏則空虛。

善書者，懂得調和矛盾、拿捏分寸。以慢取快、以柔濟剛、以疏觀密、以實填虛，在對立中求平衡，在變化中求和諧。這便是哲學思維賦予書法的高度。

技法只決定字的「形」，哲學才成就字的「神」。學生懂得辯證思維，方能不被法度綁架、不被習氣困住，取古法而能化古法，秉性情而能節性情。由技入道，以哲潤筆，以心馭墨。唯有通透書法深層的辯證規律，方能擺脫千人一面的窠臼，自然而然，養出屬於自己的筆墨風骨與個性風格。

姚弦雅音

最近，兩位傑出的藝術家演員游本昌和歌唱家劉歡先後去世，引起了大眾的廣泛緬懷。他們用自己專業的貢獻，高尚的人格，為時代留下了光輝的印痕。他們的遠行或許代表着時代的變遷，但為人們心底留下的感動和啟發將一直傳遞下去。

讀到他們的人生故事，就讓我對自己忙碌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和領悟。剛剛過去的一周，是我感覺擔負角色最多的一周，我穿梭於香港、深圳、北京三地，從家庭、學院教學和管理，到國家級文藝工作，多重身份層層疊加，讓我在高密度的忙碌之中，重新思考自己當下的人生目標。

在港中深我深耕一線教學，作為管弦系學科帶頭人，帶領全系教師陪伴一百七十餘名學生成長逐夢。從課程定制、因材施教，到樂團排練、音樂會統籌、學部建設，這些都是我嘗試的新事業，每一件事都需要敢於破局、用心布局、耐心打磨。我也帶着女兒走進校園，走進我的課堂與排練場，讓她看見我真實的工作日常。儘管我早過了知天命之年，但再一次勇於嘗試新事業，對於女兒來說，也是一種借鑒。

與此同時，本周我又兩度遠赴北京，出席全國文聯重要會議，參與人民大會堂國慶招待會，躬身投身國家級文化交流。我希望能把青年教育、藝術文化和社會責任、強國建設的使命緊密結合，雖然有多重角色的責任，但我在忙碌之中肩負使命，推着自己步履不停，一路向前。

回望從前，我的生活簡單純粹，藝術家練好技巧，專注演奏。但如今，我的人生維度全然不同，我有重重的角色，促使我不斷思索：如何善用畢生音樂專業，在港深兩地找到最好的平衡；如何在高强度工作中穩住節奏、善待自己，在新的挑戰中超越自己。

如果說到大器晚成，不斷提升，游本昌先生是偶像，他七十餘年藝術生涯，大半時光都在演龍套配角，沉澱數十載，52歲才迎來「濟公」這一經典角色，卻能完全投入，演活了傳說中的人物。晚年八十餘歲依舊全力以赴演繹《繁花》中的「爺叔」，鼓舞了新一代的年輕人。他說人生如登山，重要的不是抵達山頂，而是攀登路上的每一步，無論角色大小，都保持真誠敬畏之心。

而劉歡先生，亦是多重身份的踐行者，既是家喻戶曉的音樂人，也是高校講台之上的美育教師。他堅持打破邊界，把民族戲曲、民間旋律與西洋音樂技法融會貫通，不斷做音樂創新，以音樂回應時代，用作品講好中國故事。

兩位前輩的高光人生都告訴我們：忙碌，從來不是負擔，而是價值的證明。一個人正是因為有能力、有擔當、有價值，才會更需要擔負時代的責任，去創新、去為時代留下印記。

我始終相信，不論是哪一個社會角色和身份都需要去認真經歷、用心體會。劉歡曾說：「把音樂看得高一點，把自己看得低一點，永遠仰視音樂。」我覺得這就是能夠與時代並進的秘訣，永遠以虛心學習的心態投入角色，真正聽懂和傳播時代的心聲。

想入飛飛

中秋節，大家都互相送上祝福語，正常不過。但有些朋友送上蘇東坡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就會想多了，腦補情節：很多人都知道，老蘇這句詞的本意，是懷念分隔兩地的弟弟。後來，逐步擴大寄託任何異地親友之間的思念，尤其是兩地愛情。所以，若收到這句中秋祝福，我便會想：你發我這句詞，是哪個意思呢？

還是李商隱說得好：「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李商隱是感慨文學解讀的困境：自從宋玉寫下《高唐賦》這篇艷美的寓言辭賦後，後世只要詩文寫到雲雨、男女情思，讀者就很容易直接往男女私情去聯想附會。

其實，無論是老蘇那份深沉的手足之情，還是後人寄託的浪漫相思，文字一旦脫離了作者的筆尖，便擁有自己的生命。我們或許不必像李商隱那般對「誤讀」感到無奈，在這皓月當空的佳節收到祝福，這份跨越距離與時空的心意，本身就已經足夠圓滿。

十地圓融。

這「地」，不是指地方，是文言文翻譯梵文佛經的術語。如果用現代詞語翻譯，就是「境界」或「水平」。「十地」是修行的十個境界，還有「十七地」等不同概念，有點兒像打遊戲通關的原理；禪宗亦有所謂「黃龍三關」，用以考驗和引導學人打破執著、契悟真心。

漢地的藏傳佛教寺廟，一般來講，都融合了一定的漢文化特徵，故無論是漢傳抑或藏傳，彼此皆互融互攝，少分畛域。例如北京雍和宮，畢竟是當地最大的藏傳佛教皇家寺院，故建有神道和御道，前者是神靈的通道，後者專供皇帝行走，這是藏傳密教寺廟所沒有的。

這裏所指的密教，當然是指藏密，因漢地的唐密（唐朝密宗）已幾近絕跡，東傳伏桑了。藏密比唐密更徹底，這裏的 Tantric，名詞是 Tantra，音譯「坦特羅」，意譯「延續、續集」，這是密宗佛典的統稱，也就是南傳上座部巴利文典籍（最接近釋迦原意）、北傳大乘經典之後的典籍，密不外傳。

今年中秋有幸到雍和宮參觀，不便照相，但見寺內供奉的文殊室利菩薩以大威德金剛形象示現，此為文殊菩薩的忿怒化身，雖然體積不大，但目光如炬，四目交投，真有一種破妄去執的內心震撼。更令我意外的是，這是明代而非清代留下的。

離園時，驀然回首，但見「十地圓通」的匾額，彷彿默默地祝福世人，智慧圓滿，通達自在，此行著實不虛。

寓旅遊於工作中

爽姐私語

看着朋輩都在退休之後，不停去旅遊，長線短線總之就是停不了。有個朋友走得特別勤，儘管她的足踝很不好使，每次出行幾乎都會扭到，回來必定看醫生，已經成了習慣，但她很勇，扭完又再出遊，完全是樂此不疲！她隨時出遊難得有老伴相陪，更自在的是她仍然拿着政府的長俸，當然比別人更輕鬆自在了，不知多少人羨慕。

我倒不羨慕也不想追隨，因為很不喜歡跟團隨處去，今時今日的內地到處人山人海，看着辛苦，那不是去旅遊，是去趁墟，近十年八載那種風景區擠擁情況看到都怕。不要說近年，就是早年我跟隨李居明大師去杭州探望「越劇王子」趙志剛，順便在西湖拍照留念，已經看到湖邊圍住的都是遊人，儘管不是人疊人，都已覺得有點窒息，當然也因為之前看的風景旅遊節目，拍得它太寫意、太自在之故。

出外旅遊最好帶工作在身，張國榮在世時曾跟過他去北京多次，很奇怪幾次他都只叫我一個人去，只有一次帶隊（其實只有幾個編

輯）去和《霸王別姬》的主要人物共聚。再之後跟電影老闆韓培珠和朱牧夫婦去探鞏俐，又是我們幾個人，再一次是《秋菊打官司》的外景，在西安探班兼參觀名勝。至於第一次去日本探班之行是跟洗杞然導演和演員梁琛、林祖輝，在東京和伊豆拍攝，所有這些工作旅遊都是很舒服自在的。再有機會是跟着李居明大師去日本，分別是2014年粵劇《蝶海情債》和2017年粵劇《大赤壁賦》《三國志》和《毛澤東》，兩次都人強馬壯，台前幕後數百人，安排得非常妥當，非常之成功。

除此之外，我還跟過大師多次去日本參觀佛寺、拜佛，也去過杜拜旅遊。這樣的旅程太滿意，主要是我懶，全程有人安排、有人照顧，吃得好住得好，大師的一班紅伶也沒有壓力，大家都處得很開心。另外，我也跟過呂良偉、李香琴（琴姐）去越南，還有一次琴姐帶我們和陳寶珠去雪梨、去美加採訪明星的家。



●二〇一七年，李居明大師帶粵劇班到日本旅遊。作者供圖

《八仙!》的騙術程式

路地觀察

觀看動畫電影《八仙！》，許多觀眾，尤其是香港觀眾，心中難免激起一陣強烈的共鳴。銀幕上那些出身市井、滿身缺點的小人物，舉手投足間總讓人隱約看見周星馳電影裏所承傳的庶民身影。那是一種專屬於底層的生存智慧：面對高高在上、刻板專制的體制上層，硬碰硬無異於以卵擊石。唯有採取「暗渡陳倉」的油滑手段與靈活應變，在夾縫中敷衍糊弄，才能在荒謬的現實裏笑傲江湖、安身立命。

然而，雖然這種解構權威的生存方向與港式喜劇若合符節，但其核心的文化基因，卻是絕對正宗的內地本色。電影巧妙地將焦點落在「詐術」之上，而這種「詐」，恰恰與現實中日常生活裏有些商品真假難分的現象成了黑色幽默的互文。身處這樣一個魔幻的市井洪流中，普通人若想求得生存之道，往往也會身不由己地被捲入這場真假的博奕中，不得不與之同流，甚至化身為局中人。

整部電影的精華，正正落腳於

「不問來路，只問去處」的核心精神。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身處其中的人往往容易迷失自我。具體的顯現就在鍾離權身上，他原本懷抱着普度眾生的宏大初心，卻在世間的遺忘與冷漠中感到迷茫，最終選擇放棄分辨正邪，決定隨波逐流、混世度日。幸而，他遇到了呂洞賓的拯救，才得以重新找回信任，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

而呂洞賓那種「反轉再反轉」的設定，更清楚顯示出想成就大業，就必須狠下心腸，連身邊的所有人都要隱瞞過去。為了偷回天地至寶「玉虛琉璃燈」，他曾對師傅直言，防範與偷回寶物的方法有千百種，但唯有成為最高層次的騙子，將所有人瞞騙過去，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師兄救回。這種將自己徹底偽裝的無上詐術，反而成為他實踐更大願望、真正普度眾生的最高境界。這巧妙地對照了當今社會現狀——在一個荒謬的環境中，這種至高的騙術與偽裝，恰恰是當代人最真實的心理鏡像。這種「只有成為騙子才能行善」的心理反向論，不僅引發了觀眾最深刻的共鳴，更構成了電影最有力、最辛辣的批判。

珠子鞋紀事

我衝口問：「你祖母，快樂嗎？」她沉默了一下，只說：「她從沒說過自己不快樂。」

那一刻，我彷彿聽見層層疊疊的女性低語：並非沒有渴望，只是過早學會隱藏；並非不會反抗，而是太久不被允許開口。而我們呢？換下珠鞋，踩高跟鞋，在職場與家庭之間奔走。我們高聲談論獨立，卻在深夜對着天花板落淚。我們相信已經走出傳統，卻也可能只是換了一種更隱秘的束縛，不再為了取悅誰，而是為了不被落下、不被淘汰、不被視為「鬆散者」，不願意再被貼上弱者的標籤。

我們也在縫着屬於這個時代的「珠子鞋」，只是那雙鞋看不見，由社會期待與自我要求交織而成。朋友手中的那雙舊鞋依舊靜默，依然華美，珠光閃爍，彷彿仍在等待一個未完成的步伐，是走出去，還是走回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的祖母縫下的，並不僅是一雙鞋，而是一種姿態：在限制中不失去體面，在沉默中保存骨氣。如今的我們，也許不再需要那樣的鞋，但我們仍然需要學會縫合自己的人生，縫合破碎的身份，縫合焦慮與堅持，縫合一代又一代女性留下的暗光。

願我們都能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步伐，不必討好任何目光，不必縮小自身，只是穩穩當當地，在這個世界上，一步一步，走下去。

80後漸漸無遮蔽

鵬情萬里

這個月中，張國榮經理人陳太，偕無數長情的粉絲，給他做了一場七十冥壽音樂會。當晚的西九露天草坪，時晴時雨。主辦方很貼心，預着會落雨，為每一個座位都細心備下印有他肖像的雨衣。風吹雲散，掀起雨帽；風捲雨落，觀眾席上窸窣窸窣，一片穿戴雨披的聲音。觀台上設計了幾隻碩大的蝴蝶，靈動又顯心思。背景的大屏幕上，張國榮仍然是眾人記憶中的風華絕代。老去的十二少是焚墓形象，片段中同步出現的梅艷芳，也戛然而止在最好的年紀。

這一對港樂黃金時代的璧人，相繼離世已23年。光陰倏忽，彈指即逝，當年追隨星光、滿懷青澀的80後，轉瞬之間人到中年，漸漸都挑起了各行各業的重擔。謝霆鋒當年是80後一代的同齡偶像，桀驁不馴的樣子很迷人。時隔20年，他在啟德體育園開個唱。那一晚我也去看了，還是生龍活虎瀟灑不羈，一張英俊的臉，風霜不着。只是同場被觀眾抓拍到的他兩個兒子，修長身材，都快

要高過他。不久之前，他的父親謝賢以89歲高齡仙逝。作為80後的他，頭上不再有隔絕死亡的上一輩屏障。

屏障的意義，不在於遮擋，而是排序。只要上面有人，就還可以頭尾不顧地站在中間，上面忽然空了，風直接吹過來，從今以後，不得不直接面對。人生位置的轉換，通常都沒有徵兆，看着波瀾不驚，內心實則慌亂到震顫。

最近，諸多承載時代記憶的人物相繼退場，成為新舊更迭最直白的註腳。陪伴內地數代人成長的歌手劉歡，縱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及至2010年，每個時代都有傳唱大街小巷的經典樂曲，卻將生命定格在63歲；資深央視主播敬一丹，以溫潤專業的鏡頭風格，成為一代人的時代記憶，也悄然謝別人世，享年71歲。這些烙印着時代標籤的人物，是大眾感知歲月、錨定時光的坐標。他們的離去，預示着一個完整時代的緩緩遠去，也提醒當下的人，新舊迭代的步伐悄然加速，從不待人。各行各業的更替同樣直白滾燙。政壇之中，65後、70後穩居中流，80後逐漸接

棒擔綱。競技場最是無情，25歲便已是運動員實力巔峰分水嶺。科技互聯網領域新銳輩出，00後天才湧現，憑藉蓬勃朝氣與新穎思維開始闖出一方天地。

接力有序，長幼次第，很殘酷，很真實。頭頂有傘的人，不會覺得應該珍視，有屋檐遮風擋雨的人，感受不到安穩來之不易。等到有一天自己撐起傘柄擔起家計，才會驚覺沉甸甸的分量，包含了多少默默無聞和說不出口的犧牲。所謂成長，便是從被人庇護，變成為人撐傘；從無憂無慮的少年，變成無瓦遮頭、無處可退的中年人。

80後的青春漸漸落幕，從此再無蔭蔽可依，只有挺身前行，以一己之力，承接歲月，抵擋風雨，在接續更迭中，靜靜扛起屬於這一代人的使命與溫柔。

●圖片拍攝於西九文化區。作者供圖

